



中国首部揭秘淘宝行业与珍宝行业的内幕小说

淘宝笔记

古玩界
商场如战场
古玩界如战场
古玩界如战场
古玩界如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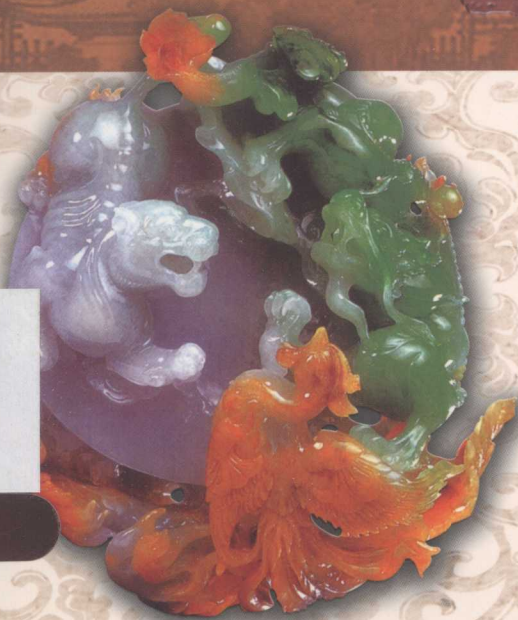
淘宝，
赌的是眼力
拣漏，
玩的是心跳

在这个世界上，淹死的人大多都是会游泳的，而对古玩淘宝这行当来说，幸的就是那些对古玩似懂非懂、半生不熟的人！

罗 晓◎著

你与百万富翁的距离就是几块瓷片
你与千万富翁的距离就是一张字画
你与亿万富翁的距离就是一块石头

中国文联出版社



014015611

中国首部揭秘淘宝行业与珍宝行

1247.57
3086

古玩界
淘金热
古玩界
淘金热
古玩界
淘金热

淘宝，
拣漏，
赌的是眼力
玩的是心跳

淘宝笔记



罗晓◎著



北航

C170258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淘宝笔记 / 罗晓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104 - 04053 - 8

I. ①淘… II. ①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9858 号

淘宝笔记

责任编辑: 吴淑苓

美术编辑: 彭路军

责任印制: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 版 人: 樊国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网 址: www.theatrebook.cn

电 话: 010 -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 - 58930242 (发行部)

读者服务: 010 - 58930221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100097)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104 - 04053 - 8

定 价: 39.80 元

版权专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见财忘道义恩师设局玉壶春，人情薄如纸菜鸟一朝赔精光 / 1

入道三年以来，张灿一直小心又小心地赚着小钱，跟着古玩街、旧货市场的老鸟们学经验，辛辛苦苦存了二十万血汗钱，当他看到那个从乡下来的盗墓贼手中的玉壶春瓶时，他整个儿惊呆了。难道这就是自己捡大漏、发大财的机会？这件要价三十万的玉壶春如果是真品，转手就能卖到两千两百万，张灿热血沸腾，却不知这是他的授业恩师见财起意给他设下的套儿。

第二章

张灿慧眼独具识破千年名剑，名家竟然打眼不识鱼肠断剑 / 31

这是一柄只有一尺长的半截断剑，剑柄青紫，剑刃呈红色，剑刃极细，像小手指一般，说是剑，却又不像剑，古代流传下来的剑，剑体不会这么细，虽然剑锋有凌厉的味道透体而出，但剑却是断的，仅凭这一点，就被在场的几位鉴定师否定了。然而，张灿却目光灼灼地盯着这把断剑，因为他已经认出这把剑就是鱼肠剑，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十大名剑之一！

第三章

赝品戏耍老专家既打眼又打脸，张灿顶撞说真话绿翡翠玻璃珠 / 62

张灿一句话石破天惊，众人都跳将起来——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赵师傅等几个一流的鉴定大师已经确定这是玻璃种帝王绿翡翠，张灿竟然说是玻璃做的。在这一行，大师级的鉴定师作了鉴定后，如果再有别的鉴定师持相反意见，就是拆台。张灿却并不理会他们，手下用力，“咔嚓”一声，反光镜和吊坠竟然同时碎裂。赵师傅等人顿时目瞪口呆。

第四章

老家河边百年木柱无人能识，金丝楠木千年不腐万年不朽 / 93

张灿很小的时候，就见到这四根柱子立在水中，至少也有上百年了。张灿走下去，用石块狠狠刮擦，木柱居然还是硬如钢铁，没有半分腐烂。张灿心中有数，这金丝楠木果然是千年不腐万年不朽，所以历来都是皇家专用，连皇帝的龙椅都是用金丝楠木做的。全村人守着这四根价值四百万的金丝楠木生活了上百年，竟然无一人识得，白白便宜了张灿。

第五章

琳琅满目的客厅博物馆，寸檀寸金的极品紫檀木 / 124

老太太客厅里的东西都是真品，字画、玉摆件、笔筒、红木椅子、树根茶几、紫砂壶，每一件都价值不菲，但是最贵重的却是那件最不起眼的木盘。这木盘是由紫檀木制成的。紫檀木千年方成材，而且成材的紫檀木十檀九空，能用的质材极少。这木盘长四十公分，宽亦有三十多公分，这在紫檀木中是极为罕见的大质材，没有六百万怕是买不下来的。

第六章

以假乱真锆石摇身变钻石，沾沾自喜贵妇无知佩腰品 / 153

无论哪一种东西，只要值钱，就会有人造假。锆石是冒充钻石最好的一种石料，用肉眼很难将它们分辨出来。锆石之所以成为钻石的首选替代品，就是因为相似度太高。我们要分辨一枚钻石是不是真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琢磨好的钻石顶面往下看，可以见到底部的棱面有清晰的双影，这就是锆石，而钻石则没有双影。

第七章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陪着首富千金被绑架 / 183

两个人稀里哗啦地滚下了十多米的斜坡，好在没什么岩石，滚到平地停下来时，周楠急忙看张灿，见他脸上有些划伤，呼吸倒是无碍，这才放了心，又觉得自己也疼，摸了摸脸上，火辣辣的疼，也顾不得了。周楠不敢大声叫救命，生怕那些歹徒还在附近，张灿又烧得昏迷不醒，一时间简直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又累又疲又饿，眼前发黑，心底全是绝望。

第八章

螃蟹堆里抢石头遭遇螃蟹围攻，原来石头能避水不知什么缘故 / 212

张灿看着好不容易从螃蟹堆里抢来的石头，实在是不明所以，一垂手把石头浸在了浴缸的热水中，张灿心里忽然一动，他握着石头的右手，表面居然干干爽爽，没有一点儿水湿的痕迹。而且水在淹没石头时，竟然隔了一两寸，靠近不了石头的表面，仿佛石头上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向四面八方逼去，把水抵在两寸之外。这石头竟然能避水！

第九章

迷失千年王汉玄武龟现身，价值连城无双黄金眼捡漏 / 245

西汉末年，王莽花重金请了一个名叫“鬼相”的绝世工匠，命他打造了四个巧夺天工的机关兽，被称为“王汉四象”。这个看起来憨头憨脑的铜龟，便是“王汉四象”中的玄武龟。数千年前，玄武龟便没了踪影，仅留下一段传说。没想到现在居然现身。张灿用一百万将它买了下来，然后点破其中奥妙，没过十分钟，就被人开价一个亿买走了。这赚钱速度，就是坐火箭也没这么快啊。

第十章

挖陷阱汝瓷瓶原是顶级赝品，报仇冤让师父为之倾家荡产 / 275

汝瓷是中国五大名瓷汝、钧、官、哥、定之首，素有似玉非玉而胜于玉之说。而且汝瓷价值连城，都说“家财万贯不敌汝瓷一片”。这件汝瓷瓶一拿出来，大家眼睛都亮了，只见它乳白处隐隐现蓝，如青天里露出丝丝白云，又如早晨稀落的星辰，又精致又养眼。从北宋起，汝瓷就作为宫廷用器，可以跟商彝周鼎相比，足见汝瓷的贵重。然而，这件瓷瓶却是出自平顶山黑窑的赝品，是张灿用来向师父老苏复仇的工具。

第十一章

亿元翡翠居然沦为猪栏石，踏破铁鞋得来全不费功夫 / 301

老太太家的厕所十分简陋，张灿解完手，顺便在田里洗了手，转身准备回地坝，忽然瞄见有七八块石头顶着猪圈门口的墙板，张灿脑子里一跳，大吃一惊。那七八块猪栏石中竟然有四块里面有翡翠，其中两块里面的翡翠还是上佳的玻璃地，块头也不小。按现在的市场价，这两块翡翠做成成品后至少过亿。张灿当下心下无论花多少钱都要拿下它们。

第一章 见财忘道义恩师设局玉壶春， 人情薄如纸菜鸟一朝赔精光

入道三年以来，张灿一直小心又小心地赚着小钱，跟着古玩街、旧货市场的老鸟们学经验，辛辛苦苦存了二十万血汗钱，当他看到那个从乡下来的盗墓贼手中的玉壶春瓶时，他整个儿惊呆了。难道这就是自己捡大漏、发大财的机会？这件要价三十万的玉壶春如果是真品，转手就能卖到两千两百万，张灿热血沸腾，却不知这是他的授业恩师见财起意给他设下的套儿。

“完了完了！”

张灿绝望地咒骂着，一颗心沉到了十八层地底。

自三年前入道以来，张灿一直是小心又小心，一笔一笔地赚着小钱，跟着古玩街、旧货市场的老鸟们学经验，三年来辛辛苦苦存了二十万血汗钱，却在一夕间化为乌有。

事情还得从三天前说起。

张灿在老友苏杉立那儿闲聊喝茶，苏杉立是老石斋的掌眼，五十岁出头，在锦城古玩行也算个人物，经验老到，张灿跟老苏又是同乡，捡漏买了小件基本上都送到老苏这里，其实也算不得真正的捡漏，一件也就赚个三五百，多则一两千，有时候还会亏一点儿，不过老苏都会帮张灿把差价补到最低。

一来二去，几年下来，张灿跟老苏的关系也算是比较好，在老苏的指点下，张灿的眼力也越来越好。在古玩行，当然没有谁敢说是永不打眼的至尊高手，但小来小去的小件，张灿的确很少失手。

只是做这行自然想在这行出头，张灿也不例外，总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捡个大漏，发一笔大财，然后在锦城买房置产，娶房媳妇，生儿育女过日子，人生，谁

不是这样安排的。

但是张灿的这个梦想，基本上算是破灭了。

三天前，张灿从老苏的老石斋喝完茶回家，出了店门走到巷子口时，一个穿着很土的乡下男子畏畏缩缩地低声问他：“老板……要……要不要刚出土的物件？”

张灿一怔，刚出土的意思他自然懂，在他们这行，就是指从墓中刚挖出来的物件，不过这些物件有百分之九十五是造假的，至多有百分之一的物件是真的，还有百分之四是流通的老件，但大多数的实际价值都已经到顶了，再转手也没多少升值的空间。

所以在这一行，眼力是最重要的。

国家打击盗卖文物古董，但在文物古董这一特定行业，却并不限制赝品制假的行为，也就是说，不论是真的还是假的，都得靠眼力，自古以来都是货银两讫，离柜则概不负责，如果你买到假货赝品，就算亏得再多，跌得再厉害，也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法律不限制这种行为，你告也没用，闹出去反而被人耻笑。

用四个字完全可以概括这一行的酸甜苦辣：

打眼，捡漏。

打眼，是亏，小亏则小损，大亏则有可能倾家荡产，也许一夜之前你是个富翁，一夜之后你就是个别致的负翁了。

捡漏，是赚，赚几十几百几千，那都叫小赚，真正的捡漏，是这一行人人都向望的，以极小的代价，换回的是成百上千倍，甚至不可估价的珍品，那就是捡大漏了，当然，捡漏跟买彩票一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锦城市古玩市场里有无数跟张灿一样的人，老鸟、新鸟、菜鸟，到处是陷阱，一个不好便是粉身碎骨。

当然，其中也有机遇，只是机遇不是想有就有的，眼力不好的人，即使碰到机遇也抓不住。

别看张灿年轻，经验眼力却不差，连老苏都赞他悟性高。

面前这个乡下人，年纪三十多岁，脸上的沧桑痕迹是扮不出来的，尤其是他的脸色皮肤和一双手，脸上的皮肤有些苍白，甚至有些惨白，那是在特定的地方待的时间长了的原因，而那双手，十指尖，虎口有明显的干茧，这种干茧与干农活的干茧是不一样的，干农活是整个手掌呈均匀的干茧，这个乡下人手上的干茧很特别。

张灿注意到这些，心里就是一跳：这个人是盗墓的！

怔了一下，张灿犹豫着问道：“你……有什么东西？”

乡下男人左右看了看，低低地道：“老板，这里不方便谈，要不，你跟我到巷子里去？”

张灿又犹豫起来，这个手法跟骗子没什么两样，到巷子里打晕你抢了钱财就跑，不少见。

“老板，要不这样好不好？”

乡下人见张灿犹豫，显然是不信任他，当即又说道：“你找个地方，我还有个同伴，我让他拿了东西跟你一齐去，在你的地方验看，好不好？”

张灿从他的话中感觉到真实，想了想，摆摆手道：“算了，麻烦，我就跟你到巷子里看一下吧！”

反正他身上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现金也只有三四百，即使抢了也就那么大的事，再说，搞这种抢劫的，不敢也不会杀人，不值得。

一米多宽的小巷子里，乡下人的同伙是个十四五岁的男孩，提个装肥料用的编织袋，张灿一见就更放心了。

乡下人把编织袋从男孩手中接过来，吩咐他：“到巷子外边守着！”

等男孩子走出巷子，乡下人才把编织袋递给张灿。

大约有两三斤，张灿深吸了口气，这才缓缓打开袋子，袋子里一个物件，用一些泡沫布条等软东西包着，以免碰坏，把泡沫布条弄开，只看了一眼，张灿全身一颤。

这是一只红色外釉的细口花纹瓶子，撇口、细颈、垂腹、圈足、颈细、中央微微收束，颈部向下逐渐加宽为杏圆状下垂腹，曲线变化圆缓，两边看上去呈对称的S形，整体高度只有三十多厘米，就像心的形状。

“玉壶春！”

张灿嘴里没说出来，但心里却极为震惊，如果这是真的，弄清年代及质地，就能知道它的大致价钱，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瓶子色泽圆润细腻，手感温和，如果验明是真品的话，价值最少过百万！

一百万，张灿紧张得连汗都出来了，做梦都想碰到的事，难道今天碰上了？

张灿压抑着激动的心情，表面装作很冷静，把袋子口合拢，然后问乡下人：“这个瓶子色泽太鲜，不大像有年份的东西，你想要多少钱？”

“不像有年份的东西？”

乡下人一怔，随即把袋子往怀中一抱，摇头道：“既然老板这样说，那我也没有说价钱的必要了，这东西出土的时候是一对，另一只我三叔带到南方卖了，听我三叔说买家出三十万，我三叔本不想卖，但那边风声紧，又有些担心，所以就咬牙卖了，人也回来了，所以我们才没去南方，老板说这东西没有年份，那我再找别人看看。”

“等一下……”

张灿还是忍不住叫了一声，想了想问道：“你要多少钱？”

那乡下人憨憨地笑着道：“不能比我三叔的价钱少。”

那就是要三十万了，张灿一皱眉，想以低价捡个漏怕是不成了，但一颗心跳得不行，在古玩市场混了三年多，这还是第一次见到超出他想象的东西，以前见到又玩得转的物件，一般都是几百、几千，最高的一次也就两万多，一开口就要三十万的，他还没遇到过，当然，这种玉壶春他也是第一次遇到。

张灿想了想，又和乡下人商量道：“大哥，这样吧，价钱这么高，我先拍个照，问问我的朋友行不行？”然后又补道，“当然，要真谈得拢，那还得找个朋友鉴定一下，小件无所谓，这大价钱的物件谁都得慎重是不？如果你相信你的东西是真的，也就不用担心了。”

那乡下人点点头道：“那当然，买卖成不成是小事，生意不成仁义在嘛，我的东西是我自个儿从地里弄出来的，我当然放心了，照吧照吧，你拍照吧。”

张灿当即把手机取出来，把瓶子也小心地从袋子取出来，上下左右拍了好几张照片，之后又把这些照片传给老苏。

不到一分钟，老苏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张灿背过身，捂着手机话筒尽量不让那乡下人听到。

“小张，你那照片是在哪拍的？你亲眼见到那东西了吗？”

“是，我见到了，老苏，你就说，这东西能值多少钱？”张灿把声音压得极低极低。

“小张，这可不好说，这物件有可能是元明时期的玉壶春瓶，没看到真物件我也不能肯定，不过照片上的色泽还是很不错的，目前市场上同类瓷器的最高价是明洪武年间的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九七年在香港佳士得以两千两百零二万港元成交。”

张灿的心狠狠地一跳。

老苏的话让他脑子瞬间就混乱了，两千两百万元！是三十万人民币的多少倍？不算那么多，我只要一半，就算一千万好了，一千万减掉三十万，他还能赚九百七十万！

九百七十万是个什么概念？

房子、车子、老婆、儿子，什么都有了，还能存一笔款子，这就是九百七十万的概念。

“小张，东西在哪儿？我现在能来看看吗？”

老苏的话把张灿惊醒过来，赶紧道：“老苏，等会儿跟你聊，我现在办点事儿。”说完就把手机挂了。

这时，张灿自然不能把老苏先拉过来看这个东西，老苏是老鸟，又比他财大气粗，那乡下人卖东西的话，那肯定是谁的价钱高就卖给谁，老苏来，对他肯定不是一件好事。

张灿马上对乡下人说：“大哥，你看这样好不好？咱先不谈价钱，你们先跟我到宾馆开个房住下，吃住开支一切我出，不管生意成不成都算我的，然后我再找朋友鉴定一下，能确定的话，我们再谈价钱，可以不？”

乡下人犹豫了一下，说道：“去也行，不过我要先说明，所有开支都算你的，我跟我小侄子一人每天三个盒饭不能少！”

张灿忍不住笑了，到底是乡下人，一口就应了下来：“没问题，都算我的。”

张灿对锦城熟得很，出了巷子就带着那乡下叔侄搭个出租车，到离古玩市场很远的北门找了一间宾馆，开房住下。

交谈中，张灿知道了那乡下人叫何富贵，他侄子叫何宝，在宾馆房间里住下后，张灿又给他们一人买了一个二十块钱的盒饭，一大包饮料。

在房间里，何富贵大大方方地让张灿尽情地拍照，张灿最后又把瓷瓶儿倒过来，用小刀尖部在瓶足底的小气眼处刮了一丁点瓷瓶粉末，用纸包包好，小心地揣进衣袋。

“何大哥，这里有两百块钱，你先拿着，如果我没过来，你就先买点吃的喝的，我把我的手机号码写给你。”

张灿递了两百块钱给何富贵，又写了自己的手机号码，走的时候还一再叮嘱他，不要到处跑，最好就待在宾馆里。

随后张灿又急急地赶到古玩街老苏那儿，把手机连接到电脑上，把图片调出

来，为了方便细致地检查，张灿从各个角度都拍了照，一共七十多张，在电脑显示器上放大，很清晰。

老苏当即仔细地一幅一幅地观察起来，张灿在旁边紧张地焦急地等待着，老苏认真地观察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半个小时后，老苏才取下老花镜，转过头来对张灿道：“小张，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从表面的釉色、花纹、色泽、形状来看，这是一件高质量的明洪武年间的青花玉壶春瓶，足底没有款识，宋元时期的青花瓶足底一般都有款识，立颈也比明代的细长，这瓶儿的样式很美，釉色也很漂亮，很细腻，足底也有釉子，宋代元代的青花足底无款识无釉子，从这些方面来看，这应该就是明洪武年间的青花玉壶春瓶。”

张灿一颗心总算落下地来，虽然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总算是安心了许多，又问道：“老苏，如果这瓶儿是真的，那它能值多少钱？”

老苏又从电脑中调出一幅图片来，这也是一个玉壶春瓶，不过形状略有些不一样，色泽也要稍浅一些。

“你看，这个玉壶春瓶颜色要差一些，是去年在上海的永佳拍卖行拍卖的，拍出最终价格是两百六十八万元，你这个瓶的品相更好，如果能确定是真的，价格最少在六百万以上！”

张灿呼呼地直喘气，就算是六百万，他也心满意足了。

老苏皱着眉叹道：“可惜，要是你能刮一点儿瓶子足底釉子的粉末鉴定一下年份，就可以肯定了。”

张灿顿时嘿嘿笑了起来，当即从口袋里掏出纸包，笑嘻嘻地道：“老苏，这东西我早准备了，你给看看，检验一下。”

老苏一怔，随即喜道：“有这东西那就好说了，小陈，你给化验一下。”

小陈是个新来的大学生，理化功底很强，是店里专门请来测验的员工，老板还特地买了一套检验设备，就是用来作鉴定的。

在鉴定的仪器房，小陈把大灯开得亮堂堂的，张灿和老苏都在旁边瞧着，尤其是张灿，更是连眼都不敢眨一下，生怕小陈呼吸大一点把那点儿瓶子碎末吹没了。

好在小陈是专业的，戴了口罩，在大灯台下化验起来。

小陈先把容器瓶盛了一些液体，又用勺子挑了些化学药品放进去，最后才将

瓷瓶粉末放进去，放到检验台上，然后打开机器。

做好这些后，小陈才退开一步，取下口罩对老苏和张灿介绍道：“瓶子粉末在几种化学药品的混合液体中会起反应，然后这台仪器会把检验的数据传送到电脑中，电脑会打出来，要在几年前，可没这样的设备，得用纯人工检验，那样结果就得花上好几天，现在的设备先进得很，半个小时就有结果了，现在再等半个小时就好了。”

虽说只需要半个小时，但张灿可真是度时如年，比之前老苏看图片时更紧张，那时老苏看的只是图片，还不能确定，但现在等到的结果就能确定那瓶子值不值钱了。

好不容易等到电脑打印机那边“嗞嗞嗞”地响起来，小陈等打印好之后把纸拿起来慢慢看着，张灿也在旁边瞄着，打印纸上尽是些PH之类的数值，看也看不懂，只能听小陈解说。

小陈看了一会儿说道：“这个电脑分析值，综合看来，这些粉末的年份是六百至六百五十年之间。”

张灿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好一会儿才明白，六百多年的时间，倒回去就是一三六几年，那不正是朱元璋的洪武年吗？

老苏点点头道：“是了，可以确定这是真品……”

老苏沉吟了好一阵子，又对扭曲着脸发愣的张灿道：“小张，你这照片到底是哪来的？还有那瓶子粉末，你当真捡到一大漏了？有没有意思出手？”

老苏笑了笑又低声道：“小张，如果你愿意出手，我可以替我们老板做主，六百五十万，怎么样？”

张灿嘿嘿笑着，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愣了一阵，笑着拱拱手。

“老苏，我先走了，等我办好了会跟你说的。”

张灿迅速返回自己的出租屋，把存折取出来，上面存了二十二万四千块钱，这是他三年来的辛苦工作所得，原准备今年再努点力攒点钱到郊区买房付个首付，以后再付个十年八年的，当个房奴，但现在不同了，如果这笔生意做成了，房子算什么，就算只有六百万，也能让自己安逸地过一辈子了。

只是这钱，自己现在只有二十二万，还差七万多，何富贵要三十万，这个价钱看来是不会少了，而且自己还要尽快，要是走漏了风声，只怕就要被别人抢走了。

张灿一不做二不休，当即给老家打了个电话，让父亲尽快给他凑八万块钱寄过来，过几天就还回去。

晚上父亲就回了电话，家里只有三万多块，还要借近五万块，不过不能超过一个月，是向村里放高利贷的人借的，十分之一的利，一个月要五千块的利，太高了。

张灿大喜，让父亲赶紧汇过来，五千块钱的利息算不了什么，马上就能赚到千倍以上。

这一晚张灿都处于兴奋之中，觉也睡不着，睁着眼一直到天亮才迷迷糊糊睡过去，没多久又被一阵手机铃声惊醒。

电话是何富贵打来的，说是找他有急事，要当面谈。

张灿心惊肉跳地赶紧起身赶往城北宾馆，到了宾馆房间，见何富贵跟他侄子何宝都在，这才松了一口气，问道：“何大哥，什么事啊？”

何富贵有些为难地道：“老板，我当真不好开口，我三叔打电话过来，说是这瓶子最少要三十五万才能卖，我三叔那边已经有人出价了，说是三十五万立马给现金，我就说了，老板挺好的，如果都是三十五万，那我还是优先给你吧。”

张灿怔了一下，心都揪了一下，看看何富贵的表情，有恃无恐的，多半不会让步，待了一阵，咬了咬牙，狠狠地道：“好，三十五万就三十五万，何大哥，你不会再变了吧？再变价钱的话，我……我可真不……嘿嘿，真不那个了……”

何富贵一拍巴掌道：“放心吧，要不是我三叔硬是不松口，三十万我也卖了，我在电话里也跟三叔保证了，不管别人怎么说，就是三十五万了。”

虽然何富贵提了五万块的价，但比起老苏说的最低六百五十万的高价算不了什么。况且老苏的口气还可以商量，自己也不贪心，就六百五十万好了。

接下来的两天，张灿变卖了自己所有的财产，电脑啊，电视啊，凡是能卖的都卖了，又找朋友借了些钱，艰难地凑够了五万，家里汇的八万块也到了。

把存折上的二十二万尽数取了出来，连同另外十三万装了一包，出了银行搭车向城北宾馆而去。

在宾馆的房间里，何富贵叔侄两人一见到张灿，顿时笑容满面地迎了过来。

张灿拍了拍包：“钱都带来了，三十五万，何大哥，东西呢？”

“在这在这。”何富贵赶紧把青花瓷瓶儿递过来。

张灿接过瓶子仔细看了起来，他留了一个心眼，上次刮粉末的时候，用刀尖

在气眼口处做了一个极细微的记号，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出来，这时瞧了瞧，记号在，瓶儿没错，没被调包。

两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何富贵不数钱，直接把三十五扎现金全塞进一条麻袋，末了又从衣袋里掏了个火柴盒般大的红色玉石递给张灿：“张老板，你做事很耿直，我也没什么话说，这块玉不值什么钱，是个玉皮，但是真是从地下干活的时候带出来的，留给你作个纪念吧。”

张灿也没细想，接过来揣进口袋，笑道：“何大哥，要小心些啊，带了这么多钱。”

从宾馆出来，张灿直奔古玩市场老石斋。

老苏正在喝茶，见到张灿便笑道：“小张，春风满面的，是不是事情做成了，带了好东西过来？”

张灿笑咪咪的直点头，然后催着老苏到里间：“老苏，进来看看，东西我带来了，就照你说的价吧，我也不贪心，大家都赚点儿。”

到了里间，老苏把大灯打开，张灿小心翼翼地把瓶子从包里取出来递给老苏，然后笑吟吟地站在旁边看。

老苏戴了老花镜，在灯下仔细观察起来，不过看了一阵，脸上却没有喜色，脸色反而是越来越难看。

张灿一怔，心里紧张起来，莫非有什么不对？

老苏又看了看足底，终于摇了摇头，叹道：“这瓶儿是假的！”

“轰！”

张灿眼前一黑，差点没晕倒，赶紧扶着台子，然后盯着老苏叫道：“不可能，老苏，这可是你看过图片后说的，是洪武青花玉壶春瓶呢，后来不是还验了粉末吗，都说有六百多年的年份，怎么可能是假的？你一定是看错了，看错了！”

老苏叹息道：“小张，没看到原物，仅仅凭照片，又怎么可能百分之百准确呢？再说那粉末，你看看这足底和眼口，这口子小，明显是用老釉真瓶残片磨成粉后，再和胶粘了一圈，你用刀刮的粉末就是这层涂上去的，验证时当然是真的了！”

老苏说着又用尖刀在足底用力刮了刮，果然刮下一圈来，露出的底部白釉釉的。

“这是新瓶，也就是现代的产品，你看这色釉，艳丽华翠，不同于历代的青

花色泽，而洪武官窑青花主要使用含铁量低，含锰量高，且淘炼欠精的国产青料，颜色青中带有灰色调，偏浅灰色，有部分铁锈斑深入胎骨，这是由于钴料中含有金属锰、铁等杂质的原因，所以它的色泽不同于典型的至正青花的背翠艳丽，也不同于明永乐、宣德青花的浓艳色泽，明代永乐、宣德青花多采用进口苏麻离青料烧制，色彩浓艳的背花纹饰泛出点点银黑色结晶斑……”

张灿眼前金星乱冒，只看到老苏嘴巴动着，说什么根本听不到，三十五万，自己的钱亏了不说，还让老家的父亲也背上了五万的高利贷，一个月五千块的利息，会死人啊！

“完了完了！”

张灿喃喃咒骂着，忽然间万念俱灰，这人啊，活着为什么呢，辛苦了这么久的血汗钱一下子没了，还让家里跟着背了还不清的债，怎么办？怎么面对？

不知道是怎么出了老石斋的店，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着，冷风吹到面上时，才发现自己竟然到了江边。

浑浊的江面上漂浮着许多垃圾，张灿觉得脸上有水滴，抹了抹，这才发觉是雨水，天空中稀稀拉拉地下起了小雨，江边的行人匆匆离开。

一直认为自己很聪明，没想到还是上了这么大的当，而且是不可原谅无法挽回的大当，要了自己的命啊！

一想到要命，张灿便想不如死了算了，这个打击太大了，现在想来，那个何富贵露出的破绽不少，跟别的骗子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他的骗局一环扣一环而已，老苏……张灿一想到老苏，脑袋中灵光一闪，顿时恍然大悟。

老苏也是同伙！

何富贵是绝不可能知道他要找谁鉴定的，只有老苏能肯定自己会去找他，他跟何富贵合伙设这个局，那么自己就会毫无提防地上了这个当。

一开始，张灿还是很提防的，但是老苏从接到手机图片时就给他设了第一个套，说这东西像真的，价值两千多万，于是他就被强烈的发财欲望蒙了心。

因为他的经验技术大部分是跟老苏学的，所以对瓷器的鉴定知道除了外形品相以外，最好是刮点粉末微尘通过技术鉴定年份，这个是最安全的鉴定方法，但他还是见识少了，没想到他们会把老瓷片的粉末用胶水粘在假玉壶春瓶底口。

老苏的第二个套就是看了更多的图片后，确定这瓶的年份和价值，只要是真的，价值在六百万以上。